

# 商务新经典译丛典藏版(全24册)

作者：A.A.瓦西列夫:尼采:康德:乔治·伽莫夫:亚当·斯密:尼科洛·马基雅维里:陈鼓应:柏拉图:汉密尔顿:孟德斯鸠:曼德维尔:尼采:休谟:薛定谔:爱因斯坦:托马斯·莫尔:爱因斯坦:达尔文:戴维·林德伯格:爱因斯坦:洛克:玛格丽特·J.奥斯勒:牛顿

## 总目录

[拜占庭帝国史](#)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纯粹理性批判](#)

[从一到无穷大](#)

[道德情操论](#)

[君主论](#)

[老子今注今译](#)

[理想国](#)

[联邦党人文集](#)

[论法的精神](#)

[蜜蜂的寓言](#)

[权力意志](#)

[人性论](#)

[生命是什么？](#)

[我的世界观](#)

[乌托邦](#)

[物理学的进化](#)

[物种起源](#)

[西方科学的起源](#)

[西方哲学史上卷](#)

[西方哲学史（下卷）](#)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政府论](#)

[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目录

[中译者序](#)

[前言](#)

[第一卷](#)

[第一章 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回顾](#)

[西欧学者](#)

[俄罗斯的拜占庭研究](#)

[期刊、主要参考资料和草纸文献](#)

[第二章 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至查士丁尼的帝国](#)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所谓《米兰敕令》](#)

[阿利乌斯派教义和尼西亚会议](#)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

[自君士坦丁大帝到6世纪早期的皇帝和社会](#)

[文学、学术、教育和艺术](#)

[第三章 查士丁尼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518—610年）](#)

[查士丁一世](#)

[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的统治](#)

[查士丁尼的直接继承者](#)

[文献、学术和艺术](#)

[第四章 希拉克略时代（610—717年）](#)

[对外问题](#)

[希拉克略王朝的宗教政策](#)

[军区制的起源和发展](#)

[混乱时期（711—717年）](#)

[文献、学术和艺术](#)

[第五章 破坏圣像时代（717—867年）](#)

[伊苏里亚或叙利亚王朝](#)

[伊苏里亚王朝的继承者和阿莫里亚或弗里吉亚王朝（820—867年）](#)

[文献、学术和艺术](#)

[第六章 马其顿王朝（867—1081年）](#)

[王朝的起源](#)

[马其顿王朝的外交](#)

[社会与政治的发展](#)

[混乱时期（1056—1081年）](#)

[教育、学术、文学和艺术](#)

[第二卷](#)

[第七章 拜占庭与十字军](#)

[科穆宁诸皇帝及其对外政策](#)

[安吉列王朝的对外政策](#)

[科穆宁和安吉列王朝的内部事务](#)

[教育、学术、文学和艺术](#)

[第八章 尼西亚帝国（1204—1261年）](#)

[拜占庭领土上形成的新国家](#)

[拉斯卡利斯朝的外交政策和拜占庭帝国的光复](#)

[基督教会与尼西亚帝国和拉丁帝国的关系](#)

[尼西亚帝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教育、学术、文学和艺术](#)

[拜占庭的封建制](#)

[第九章 拜占庭的灭亡](#)

[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对外政策](#)

[巴列奥洛格王朝统治下的教会问题](#)

[学术、文献、科学和艺术](#)

[拜占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

[附录](#)

[拜占庭帝国皇帝年表（324—1453年）](#)

[拜占庭王朝世系表](#)

[1. 君士坦丁王朝，324—363](#)

[2. 狄奥多西王朝，379—457](#)

[3. 利奥王朝，457—518](#)

- [4.查士丁尼王朝，518—602](#)
  - [5.希拉克略王朝，610—711](#)
  - [6.伊苏里亚王朝，717—802](#)
  - [7.阿莫里亚或弗里吉亚王朝，820—867](#)
  - [8.马其顿王朝，867—1056](#)
  - [9.杜卡斯王朝，1059—1081](#)
  - [10.科穆宁王朝，1081—1185](#)
  - [11.安吉列王朝，1185—1204](#)
  - [12.拉斯卡利斯王朝，1204—1261](#)
  - [13.巴列奥洛格王朝，1261—1453](#)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返回总目录](#)



A.A.瓦西列夫  
(1867—1953)

## 中译者序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俄文名：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7—1953）是国际历史学界公认的、20世纪中期以来最权威的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者之一。他所著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1928年初版）至今仍然是与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弗奥多尔·乌斯宾斯基（Fyodor Uspensky）、奥斯特洛戈尔斯基（Ostrogorsky）的作品齐名的，对拜占庭帝国史最具综合性的、详尽的论述。

瓦西列夫曾于彼得堡大学师从职业拜占庭学者瓦西里·瓦西列夫斯基（Vasily Vasilievsky）学习，后来在该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于1897—1900年间，他转赴巴黎求学。1902年，他曾随同尼古拉·马尔（Nicholas Marr）考察了西奈山的圣卡特琳修道院。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谈到自己致力于研究近东（巴尔干半岛、希腊、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它本身的魅力，而是由于它在亚历山大征伐之后，在东方传播希腊化文化和给予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明以丰富的希腊文化遗产的重要性”<sup>注1</sup>。

当他驻留于塔尔图大学（Tartu University, 1904—1912）之时，瓦西列夫写作并出版了其影响力巨大的专著《拜占庭与阿拉伯人》（*Byzantium and the Arabs*，1907）。他还进入了乌斯宾斯基在君士坦丁堡所建立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12年，他回到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1917—1925年）。十月革命之后，他于1919年被选聘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25年，在他访问巴黎期间，瓦西列夫受到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邀请，决定移居美国。经罗斯托夫采夫介绍他前往威斯康星大学就职（1925—1939年），后转至哈佛大学的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工作（1944—1948年）。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布拉格被选为尼科季姆·康达可夫（Nikodim Kondakov）研究院的院长及国际拜占庭研究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s Byzantines）的会长。

他的主要作品有：《斯拉夫人在希腊》（*Slavs in Greece*，1898）；《利凡特的拉丁统治者》（*The Latin Sway in the Levant*，1923）；《拜占庭帝国史》第一卷《自君士坦丁至十字军时期》（*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1: Constantine to the Crusades*，1925年俄文版，1929年以后多种语版）；《拜占庭帝国史》第二卷《自十字军至拜占庭的衰亡》（1935年之后多次再版）；《拜占庭与阿拉伯人》第一卷《阿莫里亚王朝时期拜占庭与阿拉伯人的政治关系》（*Byzantium and the Arabs, Vol. 1: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nes and Arabs during the Amorion Dynasty*，1900俄文版，1935年和1950年法文版）；《拜占庭和阿拉伯》第二卷《马其顿王朝时期拜占庭人与阿拉伯人的政治关系》（1900年俄文版，1935年和1950/1968年法文版，两部）；《克里米亚的哥特人》（*The Goths in the Crimea*，1936）；“1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拜占庭之开放的舞台”（“The Opening Stages of the Anglo-Saxon Immigration to Byzantium in the Eleventh Century”，*Seminarium Kondakovianum*，1937）；《俄罗斯人于860年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The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860*，1946）；《阿尔戈斯的圣彼得“生平”及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The ‘Life’ of St. Peter of Argos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1947）；《君士坦丁堡竞技场的波菲利乌斯纪念碑》（*The Monument of Porphyrius in the Hippodrome at Constantinople*，1948, 1967）；《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紫棺》（*Imperial Porphyry Sarcophagi in Constantinople*，1949）；“萨索菲拉托的圣迪米特里镶嵌画的历史意义”（“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saic of Saint Demetrius at Sassoferrato”，*Dumbarton Oaks Papers*，V1950，29-39）；《查士丁一世：查士丁尼时代的前奏》（*Justin, the Fir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poch of Justinian the Great*，1950）；《俄罗斯人第二次攻打君士坦丁堡》（*The Second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1951, 1967）；《法兰西的休·加佩与拜占庭》（*Hugh Capet of France and Byzantium*，1951）；《721年哈里发叶齐德二世的破坏圣像敕令》（*The Iconoclastic Edict of the Caliph Yazid II, A. D. 721*，1956, 1967）；《拜占庭历史作品概览》（*A Survey of Works on Byzantine History*）；《埃德萨的圣迪奥多勒生平》（*The Life of St. Theodore of Edessa*）；《世界两端，西方和东方的中世纪思想》（*Medieval Idea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West and East*）；《祭司王约翰和俄罗斯》（*Prester John and Russia*，1996, ed. W. F. Ryan），后四种作品出版时间不详。<sup>注2</sup>

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较完整地记载了自324年到1453年间的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发展史，是现

代从事拜占庭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该书的俄文版本早自1917—1925年间就已经先后问世，是作为瓦西列夫在大学任教期间的基础教材。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英文（1928—1929年）、法文（1932年）、西班牙文（1948年）及土耳其文（1943年）等各种语言的版本。上述版本都在原有基础上作了修订、增补，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版本均已经绝版。

目前这个译作，是根据1952年发行的第二版翻译。该版本以原作者的法文版著作（1932年）为蓝本，补充吸收了20世纪30—50年代拜占庭研究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增设了一节专门论及拜占庭封建化的问题，探讨拜占庭土地制度与古罗马时代及中世纪西方土地制度的关系，显而易见，作者并不认同“拜占庭不存在封建”的西方传统观念，在同类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本书作者于1953年去世，该书在1958、1961年重印时没有进行修订，只改正了一些印刷上的错误，另附有作者为1952年版本写的简短前言。

原书分上下两卷（正文计846页），共九章，附有拜占庭王朝世系表和皇帝年表，六幅地图及重要参考文献、索引等。第一章是对拜占庭史学研究的概述，回顾了16世纪以来西欧及世界各国研究拜占庭史的基本状况，介绍了有关史家和史学著作，是“二战”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对各个时代的拜占庭研究状况总结概括较为全面的综述。随后的八章，完全是按照拜占庭主要王朝生存的历史顺序排列的，依次为：第二章，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时代（324—518年）；第三章，查士丁尼及6世纪的拜占庭（518—610年）；第四章，希拉克略时代（610—717年）；第五章，伊苏里亚和破坏圣像时代（717—867年）；第六章，马其顿王朝（867—1081年）；第七章，科穆宁朝和十字军时代（1081—1204年）；第八章，拉丁帝国和希腊流亡王朝的复国斗争（1204—1261年）；第九章，拜占庭的灭亡（1261—1453年）。

然而，本书又不完全是按照编年体例写作的。编年只是以大的历史时期为框架，在此大框架下，作者对每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专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因此，每一章之下，通常是以王朝各代继承者在位的时间顺序为基本线索，对各特定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倾向予以概述，然后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最后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文学、教育和艺术成就。有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则跳出时间的断限，加以全面综合性的论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本书的第二章跨越了两个历史时期，即从君士坦丁时代到查士丁尼之前，这体现了迄今为止，世界拜占庭学者的一致意见，从君士坦丁时代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前奏时期，是地中海世界从“古代的罗马”向“中世纪的拜占庭”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罗马-地中海世界发生的重要变化包括：基督教被罗马统治者所认可，并奉其为国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首都迁离古城罗马，在君士坦丁堡（希腊化古城拜占庭）建立新都。在帝国内部，是集约化的奴隶制向以小农和隶农为主的自由农业经济的过渡；在帝国外部，是来自北方和东方的诸日耳曼部族在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区定居、建“国”，与“罗马人”在各个地区交汇和融合。在语言文化上，以拉丁文化为主体的“罗马化”文化与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希腊化文化长期对抗和共生的结果，是罗马帝国东部的日益“斯拉夫-希腊化”，罗马帝国西部的“日耳曼-拉丁化”。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的“统一”也势必因此而接受在11世纪中期分化为“拉丁大公会”和“希腊正教会”的最后结局。在这一历史时期，昔日罗马世界的立法、行政组织和管理模式、军队建构和战略战术、贵族和元老的身份等级制度、社会各层级间流动的规则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到查士丁尼时代，他必须面临着所有这些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鉴于此，作者对于第二章的整体把握不同于后面的几章，并不以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的王谱世系为主要脉络，而只描述这一历史时期对后世的变化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一是君士坦丁的政迹（包括接受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主持尼西亚大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都）；二是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的改革（戴克里先的“四头政治”之源起，其对帝国后世政治的影响；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的军事改革、行政体系改革和货币-赋税改革等）；三是君士坦丁之后续统治者（特别是狄奥多西王朝的各代统治者）在解决4—6世纪的蛮族问题（从战胜蛮族到雇佣蛮族、建立蛮族军团）方面，在致力于解决基督教内部争论，确立基督教正统信仰体系和基督教教纲方面，在维修和完善君士坦丁堡防务（城墙）和供水系统方面，在搜集、整理罗马古法、颁布《狄奥多西法典》方面，做出的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所有这些对“主流”问题的描述中，作者还情有独钟地以浓墨重彩描述了“背教者朱利安”企图放弃基督教信仰，恢复统罗马多神崇拜的失败，从而向读者昭示：基督教的胜利与传统多神教退出历史舞台，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不以任何精英的个人喜好为转移。无疑，4—6世纪的所有这些成就，为查士丁尼时代完成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进程，开创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法律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在每一章的最后一部分，都专设栏目介绍本章所述同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及艺术成就，相对于涉及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同类学术著作，这种处理方式显示了作者对于各个时期拜占庭文化-文学-史学和艺术等的特别关注和全面把握。读者只须阅读每章的这一部分，就会很明晰地掌握拜占庭文学-史学-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历史学家和历史作品特别做了系统的介绍和理性的分析阐释，有助于读者把握这一脉络，寻找和搜集更多更好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本书详细论述了4—15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斗争、东正教文化圈的形成，其中包括斯拉夫和小亚细亚地区各族群和欧亚草原民族不断融进东地中海希腊化文化圈的历史，也涉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及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东地中海地区交往（贸易、宗教传播和战争）中的对抗和冲突。作者特别强调了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前哨，在整个中世纪世界起到了维护基督教的希腊化文明、抵制外来军事和宗教文化介入-渗透欧洲世界的重要作用。作者特别强调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时期对阿拉伯人进攻的胜利，“拯救了拜占庭帝国和东方基督教世界”，“拯救了整个欧洲文明”[注3](#)。

与此同时，作者也并没有忽视古代的、草原民族的、基督教的及伊斯兰教的诸多文明元素在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及东地中海诸岛、海岸和小亚细亚高原的相互交融及相互吸纳的进程。对于自古以来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即陆上丝绸贸易的传输通道和海上的香料通道，对于东西方生产技术和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的交流，对于中世纪地中海商业中经常遇到的商路争夺问题[注4](#)、海盗问题和海上法权问题等，作者都有专门的阐述。而且，由于本书作者运用了不少阿拉伯作家和叙利亚作家的史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探究这一时期的战争、和平、贸易交往和宗教斗争的程度和各时代的演进，更提供了深入了解和探究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中亚世界、黑海地区及欧亚草原突厥人的文明化进程及各族群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重要资料。

该书的译出，将丰富我国汉译世界名著翻译中涉及拜占庭史的学术珍藏，且有助于我国从事世界史，特别是欧洲、西亚历史的学者们深入了解和研究中世纪的东欧、巴尔干地区史、地中海政治史及小亚、阿拉伯伊斯兰教发展的早期历史，以及东西方在宗教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和战争冲突方面的历史脉络和个别细节问题，也有助于法学家和政治史学者们对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的政治、法律制度史作深入的研究；同时对那些有志于研究东正教及阿拉伯文化区各民族的交往和军事、外交斗争的人们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 前 言

我的这本以新的英文版问世的《拜占庭帝国史》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它最早是以俄文写成，在俄国出版。第一卷印刷于俄罗斯帝国的末日和第一次革命的早年，出版于1917年，标题是“拜占庭历史讲义”（十字军之前），没有注释。第二卷，分为三个部分：“拜占庭与十字军”，“拉丁人在利凡特地位的动摇”以及“拜占庭的衰落”，印于1923—1925年，附以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的参考文献。俄文版现在已完全过时。

英文版首印于25年前（1928—1929年），分为两卷，由威斯康星大学研究所出版。该书以俄文原版为基础，我做了完整的校对、补充、更新。这一版本已经绝版很久了。

1932年，我重新修订并扩展了原文，同年在巴黎出版了本书的法文版，目前也已绝版。后来，我略作修改出版了本书的西班牙文版（1948年，巴塞罗那）。本书第一卷的土耳其文版本于1943年出版于安卡拉，是根据法文版翻译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版本同样很快绝版，甚至作为作者的我，也没有该版的原书了，只是在国会图书馆看到了一本。

英文第二版是以法文版为基础的。但是，自1932年法文版出版以来，已经度过了19个年头，在此期间，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问世，必须将其吸收到新的版本中来。1945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期望下，我为重新出版该书而修订了原文，并添加了关于拜占庭封建制的一节。但在1945—1951年，其他更重要的出版物问世。我曾试图尽自己所能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但是，这种修订是个别的、不系统的，我仍然担心最近还可能发现一些基本的漏洞。

在此前两年，我原来的学生，现在于鲁特格尔大学任教的一位著名教授彼得·卡拉尼斯对我帮助甚大，在整理参考书目方面尤其使我受益，因此，我必须，也十分欣慰地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是，如同我在本书的英文第一版的前言中所说，我的目的并不是列出一个全面的参考文献目录，因此，在正文和参考文献中我只列出了最重要的或最近出版的作品。

尽管我完全意识到我的作品之按年代叙述的体系有时会导致严重的不便，但我在这一新版本中并没有改变它；否则，我必须写一部全新的著作。

我衷心感谢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和地理系的教授罗伯特·L.雷诺德先生，他在参与本书的地图编辑方面提供了友好的合作。我也向埃德娜·谢泼德·托马斯女士表示衷心感谢，她以极其细致的态度校订了我的手稿，并改正了我在英文文字方面的不足。最后，我还应该感谢基蒙·T.乔卡利尼斯为本书做了最为困难的索引编制工作。

A.A.瓦西列夫

顿巴登橡树园  
哈佛大学  
华盛顿特区



# 第一卷

## 第一章 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回顾3

### 西欧学者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紧密相连的。而拜占庭文献在意大利几乎无人知晓，人们也似乎没有发现有乐于了解它的明显迹象。这种忽视中世纪希腊文学的态度，由于人们为寻找希腊文手稿对东方的频繁访问，以及对希腊语言的全面研究而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但是，在14、15世纪，对于拜占庭文献的兴趣还仅仅是偶然的，比起对古典世界的兴趣来，则相形见绌了。

然而，到了16世纪，对拜占庭的历史和文献的兴趣，有了较显著的改变。在这个世纪里，拜占庭作家的许多著作（尽管重要性不尽相同，也未经精心选择）在欧洲的各个地区出版了：在德意志由希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在荷兰由慕尔西乌斯（Meursius）、在意大利是由两名希腊人——阿莱曼努斯（Alemannus）和阿拉提乌斯（Allatius）出版的。

### 法兰西的贡献

对拜占庭时期的真正科学的研究是17世纪于法兰西开始的。在路易十四的光辉时期（这一时期法兰西文学成了全欧洲的典范），拜占庭学识在法兰西得到了高度重视，国王、大臣、主教和民间的个人，竞相建立图书馆和收集原稿，学者们得到各种优待，受到重视。

17世纪早期，路易十三就将教会助祭阿迦佩图斯（Deacon Agapetus）给查士丁尼的教言由希腊原文译成法文。红衣主教马扎林（Mazarin）是一个书籍爱好者和孜孜不倦的史料原稿的收集者，他建立了一个收藏了许多希腊著作的丰富的图书馆。他死后，这一收藏转归巴黎的王室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该图书馆是16世纪由弗兰西斯一世建立的；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尔贝（Colbert）也是王室图书馆的馆长，他不仅持续为图书馆增添文学宝藏，而且去国外收集手稿。18世纪，法兰西国王将科尔贝个人的丰富藏品收在王室图书馆中，其中有大量希腊文原稿。红衣主教黎塞留为了以令人满意的式样出版著名作者的著作而在巴黎创建了王室印刷所（卢弗尔印刷所）。这个印刷所使用的所谓的“王室希腊文”字体，以美观著称。1648年，在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庇护下的这家王室印刷所，出版了第一部拜占庭历史学家著作集。到1711年，已出版了这一套选集的对开本共34卷。这一编辑工作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哪一版本能完全替代它。当第一卷在法兰西出版时，法国的编辑兼学者莱比

（Labbé, Labbaeus）对所有的拜占庭史爱好者发出了倡议，他强调拜占庭这个东方希腊帝国历史的重要性，指出，它的“历史事件之多是这样令人惊讶，它的多样性是这样有吸引力，持续时间之长是这样值得关注”。他要求欧洲学者们搜寻并发表湮没在图书馆尘埃中的历史文献，并承诺，这些人将得到“比金石更不朽的声望”，<sup>注5</sup> 以此来鼓舞所有的合作者。<sup>4</sup>

杜康之。——著名的杜康之（Du Cange, 1610—1688年）是法国17世纪第一流的学者，他的为数众多的各类著作，至今还保持着活力和重要意义。杜康之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古钱学家和艺术编辑，是这些领域的精通者，是永不疲倦的、严格的学者。他于1610年生于法国的亚眠，后来被父亲送到耶稣会士学院。在奥尔良和巴黎做了若干年律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结了婚，成了10个孩子的父亲。1668年，由于黑死病蔓延，他离开亚眠，定居巴黎，直至1688年10月23日去世。令人惊奇的是，他在45岁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在亚眠以外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其一生的后33年，他却完成了自己的巨著。他的学术著作之多，若非他亲手写的原稿仍然保留至今，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18世纪的这位学者是在一条前所未有的全神贯注的道路上撰述的：‘他结婚50年，又是多子女家庭的父亲。为何竟能如此读书、如此思考、如此著述呢？’”<sup>注6</sup> 杜康之在拜占庭史方面的杰作是《法兰克诸王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Histoire de l'empire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rs français*），该书在杜康之去世前经过修订，但该修订版直到19世纪才出版；《拜占庭家族》（*De families byzantinis*），包括了丰富的家谱资料；以及《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 Christiana*），含有至1453年为止的详细而精确的君士坦丁堡方志资料。后两部著作，后在同一部书

《拜占庭历史的注解与补证》(*Historia Byzantina duplici commentario illustrata*)中出版。在杜康之去世前三个月,他发表了两卷本(对开本)《中世纪希腊文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按照俄罗斯拜占庭学者V.G.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ievsky)所说:“这部著作是无可比拟的巨著,编辑这样一部书说不定需要动用一群专业学者。”<sup>注7</sup>直到今天,这部词典仍然是所有从事拜占庭史及一般中世纪研究的学者们必不可少的资料。除了这些创造性的著作之外,杜康之还发表了许多著名拜占庭历史学家著作的标准版本。这些版本因为有了地道的专业注释而特别重要。杜康之的另一部巨著《中世纪拉丁文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对于拜占庭学研究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杜康之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但1688年6月突然病倒,同年10月去世,终年79岁。临终之际,家属及朋友都在身边。他被葬在圣热万教堂。他的墓穴已无踪迹,但现在巴黎的一条狭窄而偏僻的街道仍叫“杜康之街”<sup>注8</sup>。5

其他法国著作家。——杜康之不是法国拜占庭研究领域的唯一著作家。就在同一时代,马比荣(Mabillon, 1632—1707年)写下了他不朽的著作《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创立了全新的资料文献及敕书的学问。18世纪早期,蒙弗孔(Montfaucon, 1655—1741年)所写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希腊古文书学》(*Greek Paleography*)问世,至今仍然不失其价值。这一时期也出版了在巴黎居住和写作的拉古萨的本笃派修士班都里(Banduri, 1670—1743)的多卷本著作。他于1711年发表了《东方帝国》(*Imperium Orientale*)一书,其中包含拜占庭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志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丰富资料。几乎与此著作同时,是多明我派修士勒坤(Le Quien, 1661—1733年)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他的《基督教东方》(*Orient christianus*)一书,是特别着重于研究基督教东派教会的丰富的历史资料集。<sup>注9</sup>因而,直到18世纪中叶,法国毋庸置疑地成了研究拜占庭的领导中心,这一时期的许多法文著作一直颇有价值。6

#### 18世纪和拿破仑一世的时代

18世纪,法国的情况有了变化。“理性时代”的特征,表现为对过去的否定,对宗教的怀疑,对教权与君主专制的激烈批评。这时再也找不到对拜占庭帝国感兴趣的事物了。中世纪的历史,被人们想象为“野蛮的、不文明”时期的历史,是黑暗和愚昧的根源。18世纪一些最先进的思想家没有对这一时期进行任何研究,就对中世纪希腊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伏尔泰批评了罗马历史上的帝政时代后,进一步指出:“这里有另一部历史,比塔西佗时代以来的罗马历史更为荒谬;这就是拜占庭的历史。这是一部毫无价值的集合,除了雄辩术和神迹奇事外,它一无所有。它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耻辱。”<sup>注10</sup>严肃的历史学家孟德斯鸠写道,从7世纪早期“开始的希腊帝国的历史,只有一系列的造反、暴动、背叛,余者一无所有”<sup>注11</sup>。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著作,也受到18世纪思潮的极大影响。这种对拜占庭历史否定和贬抑的态度在18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中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早期。例如,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在他的《历史哲学讲义》中写道:“拜占庭帝国在内部被各种欲望弄得昏天黑地,在外部则受到野蛮人的压迫,而对这些野蛮人,皇帝只能进行软弱无力的抵抗。这片领土总是处于不安全的状况下。整个帝国呈现出一幅愚蠢的令人作呕的面貌;可耻的,甚至疯狂的贪欲压抑着一切高尚的思想,皇帝因将军们的策划或廷臣们的阴谋而被废黜;皇帝被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儿子暗杀、毒害;女人们沉溺于贪欲及各种可憎的行为。这就是历史给我们描述的一幅情景;直到大约15世纪中叶(1453年),这个东方帝国的腐朽大厦才终于被强大的土耳其人大军摧毁。”<sup>注12</sup>政治家们把拜占庭作为一个无能的样板来引证。例如,拿破仑一世在“百日王朝”时,于1815年6月对议会的讲话中说道:“帮助我挽救我们的国家吧,……我们不要仿效拜占庭帝国的模式,它受各处的野蛮人所压迫,成了后代的笑柄,因为在攻城槌击破城门时,它却沉湎于无谓的内争。”<sup>注13</sup> 7

到19世纪中叶,这种对中世纪学的态度在学术界才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时期的风暴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人对中世纪有了不同程度的重视,恢复了研究这一“野蛮的、不文明”时期的兴趣。拜占庭历史又一次成为热心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孟德斯鸠。——18世纪前半期“理性时代”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年),写了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于1743年出版。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简洁、风趣和生动地叙述了自罗马建城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发展,最后四章专门叙述拜占庭时期,到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商务新经典译丛典藏版(全24册)》A. A. 瓦西列夫\_尼采\_康德\_乔治·伽莫夫\_亚当·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672.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